

他把“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翻译给世界



慕雅德照片。

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英国人,晚清著名来华传教士家族——慕氏家族中的一员。

1861年,他受英国圣公会委派,和新婚妻子艾格纳丝(Agnes)一起来到宁波,开启了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活。宁波是他们停留最久的中国城市,他们的孩子中,有8个出生在宁波。

1905年出版的《东亚杂志·第四卷》上,慕雅德在《宁波:古代与现代》(Ningpo: Ancient and Modern)一文中,第一次将宁波俚语“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Traverse the whole wide earth and after all what find you to compare with Ningpo's river-hall)翻译给全世界。

在他看来,宁波是“真正意义上4000年历史的缩影,纵横古今,既蕴含着古老历史的韵味,又散发出新的时代气息”。

Ningpo: Ancient and Modern.

By ARTHUR EVANS A. E. MOULE, B.L.S.

THE "City of the Peaceful Wave" leads us by its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legends far back into the earlier ages of the world, and touches itself, or by its environments, some of the most stirring events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Its situation is almost ideally perfect for commerce in peace and for defence in war; if only we could dispense with the troublesome and unbusinesslike elements of modern warfare. The Chinese have a saying which contains some sense in its barbaric language:—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Traverse the whole wide earth and after all what find you to compare with Ningpo's river hall?"

The city lies at the junction of the two branches of the river Yang. The south-west branch rises in the heart of the Fungchia mountains an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Sinyai Valley, and waters a large part of Ningpo's rich plain. The north-west branch rises near the shores of the Dzanego river and bears in its higher branches the names of China's pointed Expresses Yoo and Shoo; and passing the busy city of Yuyao and the sleepy city of Tsoochi brings down large wadis of inland commerce, and carries on its heavy great tumbles of travellers.

Both branches are traversed now by steam-boats, the service on the Yuyao river being regular, and the boats crowded with passengers. The two branches join near the east gate of the city and flow in one broad and winding stream, twelve miles to the sea at Chihai. The trade which centres at Ningpo, and radiates from it northwards to Shanghai and up the Yangtze, and to the northern ports and southwards along the coast, and inland to Shantung and Hangchow and beyond, is very large indeed; and though foreign trade is not nearly what it was fifty years ago, the native trade is steadily growing and developing, and with far greater security for the coast-trade than in former years, now that reconnaissance-cruisers patrol the coast, and the whole jurisdiction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东亚杂志·第四卷》上,慕雅德翻译「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2 一个精通典故的「宁波通」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是慕雅德翻译的宁波俚语之一。

事实上,早在1871年,当慕雅德在宁波生活整十年的时候,他就曾出版一本名为《四亿:有关中国和国人的章节》的文集,其中第七章“中国谚语”,是目前所见西方文献中对于宁波谚语最早的系统介绍与翻译。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田力在解读时指出:“当时,慕雅德关于中国的全部知识几乎都来自宁波,在这本著作里,宁波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慕雅德在介绍谚语时,部分还有附有罗马字母拼写的宁波方言读音,“对于后世了解和研究清末宁波流行的俗语和方言,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田力说。

慕雅德注意到的谚语有几类,一种是从孔子著作中演化移植,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通用的民谚,比如“脚踏两条船”“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以及被他标注为宁波话的“有两个好人,一个死了,一个未生”“凉亭虽好,弗是久留之地”“好死弗死,多吃白米”等等。

田力指出,1872年,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在上海出版了一部英汉辞典工具书《英华萃林韵府》,第二卷附录中保存了慕雅德整理的“超过两百条的宁波谚语”,均为英汉对照,但略去了拉丁字母拼写的宁波方言读音,“可以说是近代西方文献关于宁波谚语最为全面的收录”。

掌握宁波方言只是慕雅德的才能之一,他还对宁波的很多历史典故和传说了如指掌。《宁波:古代与现代》一文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桃花渡得名的由来“黄晟斩蛟”——

“古时有恶龙出没,兴风作浪,危害百姓。为了避祸,当地百姓每年向恶龙祭上一双童男童女……黄晟问明原委后,既愤怒又同情,他骑上白马,带上宝剑,潜入海里。龙和黄晟在海里角力,血水交融,把海水染成桃花般的颜色,黄晟和恶龙再也没有出现,此渡口故得名‘桃花渡’……”

慕雅德对“宁波”“四明”“定海”的名字也了如指掌,看他的表述,俨然一个“老宁波”“宁波通”在讲故事。



INSIDE THE NORTH GATE, NING-PO

《新旧中国》1902年版扉页,宁波永丰门远景照。

3 慕氏家族:架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慕雅德还很喜欢将与宁波发生关联的文人骚客与英国文人作比较,以便西方世界快速走进中国文化。

在《宁波:古代与现代》中,他说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eyers 英国汉学家)的《中国辞汇》(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 1874)一书中提到“四明狂客”贺知章,他的故事可以跟诺森伯利亚(Northumbria)的卡斯伯特(Cuthbert)尊贵的一生相媲美;也不逊色于惠特比(Whitby)修道院里伴着竖琴吟诗的诗人凯德蒙(Caedmon)。他还提到李白,诗人自陇西布衣至朝廷官员,曾经在中国诗坛独领风骚,他命运多舛,曾被贬到云南,最后客死在当涂县的采石矶,被宁波人赞誉为“贬谪人间的诗仙”。

1908年,他还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充满童趣的小书《年轻的中国》(Young China),介绍中国少年儿童的生活,也以宁波经验为蓝本。书中17幅插图,为“四明戴恩泉写”。戴恩泉和儿子曾在宁波茶楼酒肆演奏琵琶卖唱,同时依靠卖画为生。

在华五十年,慕雅德并不一个人在为中西文化交流做贡献。他的哥哥慕稼谷,1858年就被英国圣公会派驻宁波;他的次子慕华德,曾管理宁波三一书院(今宁波第三中学前身)三十年,任监院期间,慕华德在书院增设算学和地理等学科,使学生习得近代科学知识;其幼子慕阿德,也是世界著名汉学家,是继威妥玛、翟理斯之后,剑桥大学的第三任汉学教授;甚至他的夫人艾格纳丝也曾在宁波开设女子圣经班,将沃尔沙姆·豪(Walsham How)的著作《中国儿童故事》(Stories for Children, 1865)等翻译成宁波方言,在1866年出版发行。

慕雅德的12个孩子中有8个在宁波出生,家中聘有一位“宁波阿妈”,慕雅德一家叫她苏洛伊斯(SuLois)。1879年,56岁的苏洛伊斯随慕雅德一家回到英国,“照顾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待到第二年返回中国”,这些纯朴善良的宁波人都给慕雅德留下美好回忆。

慕雅德丰富的著述也在他的目标读者中引发了正面的反响。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丁光指出,历史悠久的英文期刊《教务杂志》和《北华捷报》等曾“大量刊登西方学者对慕雅德《新旧中国》《在华五十年》等著述的书评,这使他的中国叙述和中国印象更迅速地传遍西方社会,更具影响力”。

《北华捷报》评论:“慕雅德和陪伴他五十年传教生涯的妻子,在美丽的浙江留下他们的美名,他们如此辛勤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过,如此挚爱这片土地。《在华五十年》不仅吸引了熟悉这片土地的读者,也给那些不熟悉的人们带来喜悦。”

与慕雅德多次通信的英国小说家、名著《德伯家的苔丝》作者哈代评价:“如果慕雅德不做传教士,他肯定能为中西文化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丁光提及,慕雅德的著作还有很可贵的一点,更多是“以他个人独特的经验和纪实描述传达他对中国的体验,带给读者亲切感,而非居高临下地以西方文化的优越感来叙述‘他者’的存在”。这种深入现场、积极而富有耐心地体验异域文化的态度,对于今日之国际交往交流,亦不乏积极意义。

记者 顾嘉懿

1 用文字和画笔刻写宁波

1861年至1875年,1902年至1908年,慕雅德一共在宁波生活了二十多年。

他对宁波的地理特征、历史古迹熟谙于胸,关于宁波的记录也构成其著作《圣公会浙江传教记事》《新旧中国——三十年的个人回忆和观察》《在华五十年:回忆和观察》中的很大一部分。

在描述宁波地理位置时,慕雅德说:“这座以‘宁静安详的波浪’命名的城市,坐落在甬江的两条支流汇合处,其中一条西南流向的支流发源于奉化山的中心地带,指向雪窦山的方向,灌溉着富饶的宁波平原。而另一条西北方向的支流,则兴起在姚江的河滨一带,水流最湍急之处以中国古代两位君王——尧和舜命名,她流经繁忙的余姚和鄞县,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她因为自己广阔的胸怀而吸引了许多的旅行者。”

慕雅德的书中,有很多与宁波城门有关的文字、地图、照片、绘画。1906年在《东亚杂志》上发表的《太平天国下的宁波》一文,便以1891年《大清国浙江省宁波府城图》为底本,标示了宁波城的城门、灵桥、新江桥与外国人居留地的位置关系。

据慕雅德描述,宁波的古城墙绵延18英里(约29公里),高达25英尺(约7.6米),底部宽达22英尺(约6.7米),顶部宽达15英尺(约4.6米)。城门由“两扇木头大门组成,门上覆盖着厚厚的铁皮,前面立着巨大的障碍物,同时门上有一把大锁……城外还有大量的水路入口,以方便船只进出,不过有时会比城门关得早。水门上有铁闸门,通常只离水面6英尺(约1.8米),由于过于低矮,甚至连最小的平底货船都难以通过”。

除了勤于撰文,慕雅德还擅长绘画,文中插图除了他本人的速写,还有以照片为蓝本临摹的钢笔画,望京门内的景观、和义门、船只过坝、运河古桥、东钱湖风光、余姚双城……今日不可复见的老宁波图景,在他笔下——呈现。



THE CANAL BRIDGE

宁波河道和古桥,出自慕雅德著作《荣光之地》。